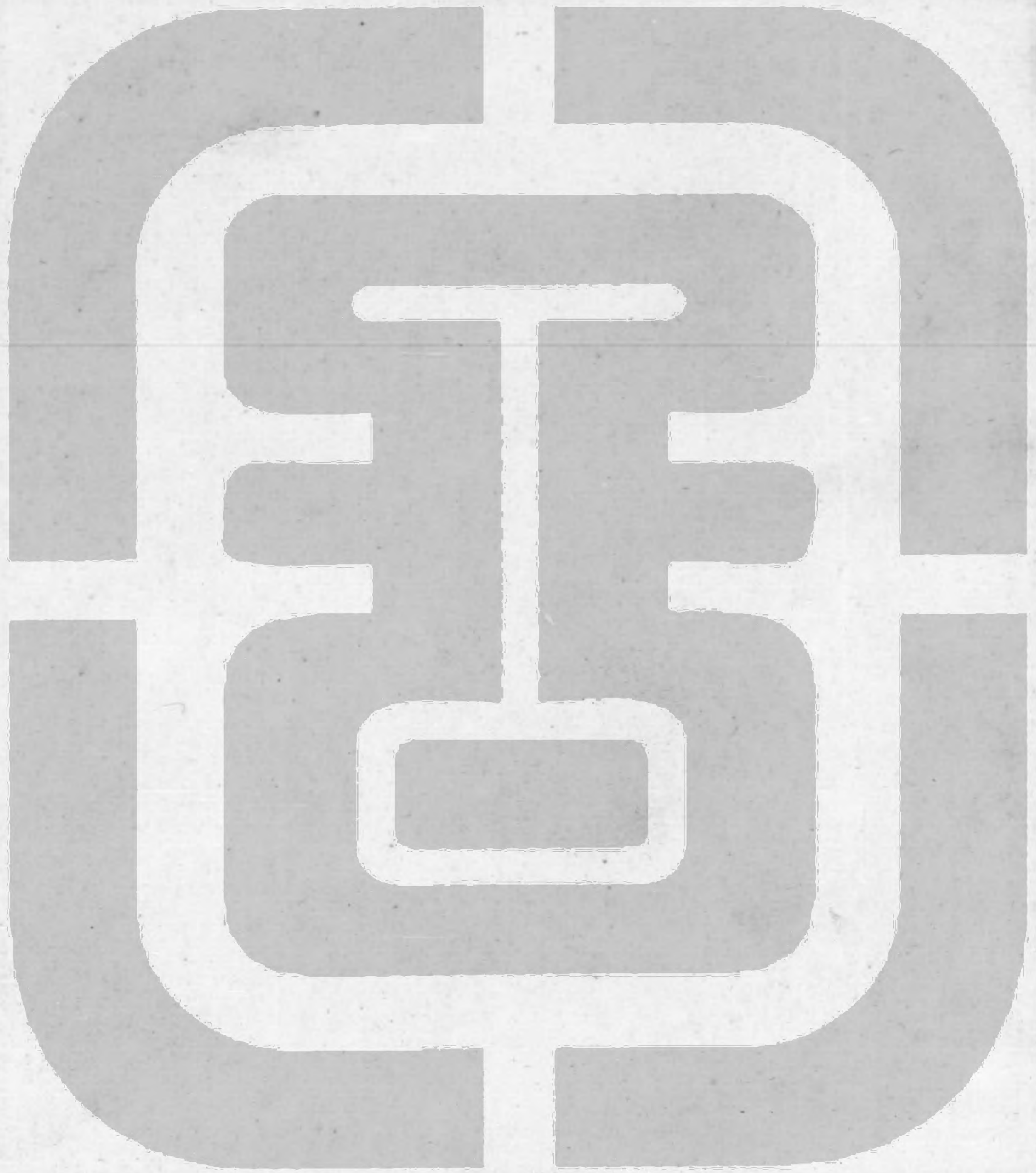


井田



釋解釋斗秤公平

稱

似實德林

覺世經

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卹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資成美垂訓教人冤讎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

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

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
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妬人技能謀人財產
唆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
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
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兄弟不信正道姦盜邪淫
好尚奢華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己
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詭說昇天斂物行淫
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
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

稱

大斗小稱假立邪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
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
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毀侮吾言斬首分形
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
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
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
毋怠厥志

陳守詒曰戊午之秋予謁大府于軍營過許州至

校過

八里橋有關帝廟與它處異土人曰當日帝辭曹公奔先主于袁紹軍曹公追以袍贈帝帝于馬上受之此其地也故塑當日情事于廟以爲世觀瞻焉予考正史帝辭曹公盡封所賜而去左右欲追之曹公不許無所謂贈袍事然元人詞曲已有挑袍雜劇則裨官小說之流傳久矣以帝之忠誠爭光日月而血食萬世固理之可必者然廟祀之尊崇亦有其時焉六朝暨唐于帝未有崇祀及宋徽宗始加稱公爵繼遂加以王爵至明萬厯年間遂

校

崇爲武廟與孔廟並祀而尊以帝號則始于本朝順治九年我國褒獎忠義道足以風示百世而血食之盛極諸寰宇固亦感帝之精誠爲人心所不能自己者歟
陳用光曰關壯繆之著靈蹟于我朝甚衆是以加崇其號曰帝而世之尊奉之者無貴賤無智愚皆稱之曰關聖世所傳覺世經謂爲帝所著雖或出于依託昔先大夫守陳州時嘗乞翁覃溪先生爲書是經壽之石嘗拓以贈人用光紬繹庭訓固

按

朝夕諷誦而惟恐嘗戾于是經之所言矣

梁章鉅曰相傳天啟間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於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左側一小廟中而供大像於宮中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遂燬而小者香火日盛案一作兩觀音像其大者在明大內被兵其小者在南海日久朝山者甚衆近始因海氛嚴崇禎間有卜者邢姓設肆廟前甲申三月初旬卜者書一聯於廟門云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

案封公始于宋徽宗南渡後加封武安王聖天子明立武廟似帝號正于本朝順治九年

可謂厚矣內有姦外有敵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

待之按此語乃左忠毅是夕夢入前殿見關帝坐

帳中告以明運已盡天命有歸不日大聖人至

矣卜者寤後告人曰吾設肆於此十餘年滄桑之

變何忍見之明日遂縊於庭樹今廟旁有土地祠

一白鬚神卽卜者云關帝廟聯最多世人皆習

用三國演義語殊不雅馴有集四書句者云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最著於時語

似正大不知帝之好讀春秋正史亦無明文惟裴松之引江表傳云公好左氏傳諷誦畧皆上口而已學孔子語亦泛而無當 河南許州八里橋有關帝廟壁有畫像帝騎馬居中曹公及張遼等分立兩旁酌酒餞行有長聯云亦知吾故主尙存乎從今日徧逐天涯且休道萬鍾千駟曾許汝立功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又肯忘樽酒綈袍此聯最著於人口此事亦見正史然史但云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

鋪

此殆鋪張演義

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及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帝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並無酌餞贈袍之舉此殆補張演義之言而忘其非事實也梁憲來 紹壬 兩般秋雨庵隨筆稱其組織本傳別有機杼過矣 有傳關帝此筆一聯云史官擬議曰矜誤矣視吳魏諸人原如無物後世尊崇爲帝敢乎論春秋大義還是漢臣按此才人之筆託名於降虜者也陳壽三國志

評云關張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關報效曹公
 張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關剛而自矜張暴
 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此聯為帝辨矜字
 其意甚善然視如無物云云則仍不脫矜字似非
 帝所欲云至我 朝順治間封為忠義神武大帝
 尊崇之典實至 昭代而極隆非臣工所得擬議
 故託諸乩筆以示謙冲庶為帝之所許歟 附 筠廊
 偶筆云偶得蒲州朱牧所撰關侯祖墓碑事奇而
 文不雅馴以示吾友馮山公 景 山公走筆作記一

所許歟 筠廊

篇庶足與侯並不朽矣記曰天之生聖賢也必鍾
 祥於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咸思貽父母令名予
 嘗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沒為明神廟貌徧宇內
 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闕軼無考侯在
 天之靈必有盡然隱痛者予每遇河東博聞之士
 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
 士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晝夢侯授
 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甌碎之磚
 上有字昌亟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

甲子大畧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主
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
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
村寶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
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
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
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
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子生子平其大畧如此昔趙
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二代少孤其大父以上

不皆逮事忘其家諱太宗爲撰名親書賜之載在
宋史以爲美談亦以教孝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
有名氏載壙石章章可考顧忍軼之哉 吾鄉汀
建山村中每數里必有關廟廟多塑像旁必有周
將軍立像卽世稱周倉者亦間有周將軍專祠輒
著靈異而廟中聯語皆鄙誕不經緣其事僅見演
義正史中並無其名考魏書魯肅傳載肅往益陽
與關相拒肅邀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
軍單刀俱會

俗傳關帝單刀赴會
自緣此語而訛耳

肅因責數關曰

達公筆記中

已久矣以上皆極聯叢話

按

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兵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嘗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操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按是人性名不傳演義似卽據此敷衍爲周倉事然紀文達師筆記中稱元魯貞作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案四庫書錄由紀文達總其成于集部桐山老農文集載爲武安王廟記而閱微草堂筆則其來亦已久矣以上皆極聯叢話

鬼

案此託關帝降壇寫筆最妄

省不但人愚鬼亦愚也而今人往往以此引鬼入

又曰說文卜部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徐錯謂卽書之稽疑今人變作乩字其實今之扶乩當作扶箕因事亦問卜故借用乩以附於古之卜耳陸放翁集中有箕卜詩云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扶持插筆視其書俄若有物憑對畚不須與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書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昇竈婢棄筆臥牆隅几席亦已徹狼藉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此與今時扶乩情狀酷肖而人鬼同一愚五字可以發人深省不但人愚鬼亦愚也而今人往往以此引鬼入

案俗託關帝降壇寫筆最妄三日爲關公生辰

辯公死於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不言其壽

達公筆記中

已久矣以上皆極聯叢話

按

鬼

案此記關帝降壇
變身筆最長

按

往往以此引鬼入
降壇變身筆最長

正論

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兵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嘗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操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按是人姓名不傳演義似卽據此敷衍爲周倉事然紀文達師筆記中稱元魯貞作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案四庫書錄由紀文達總其成于廟記而閱微草堂筆記不知何以異詞則其來亦已久矣以上皆極聯叢話

又曰說文卜部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徐錯謂卽書之稽疑今人變作乩字其實今之扶乩當作扶箕因事亦問卜故借用乩以附於古之卜耳陸放翁集中有箕卜詩云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扶持插筆視其書俄若有物憑對禽不須與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書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畀竈婢棄筆臥牆隅几席亦已徹狼藉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此與今時扶乩情狀酷肖而人鬼同一愚五字可以發人深省不但人愚鬼亦愚也而令人往

往以此引鬼入屋亦不智甚矣。

閻若璩潛邱劄記世傳五月十三日爲關公生辰明會典亦載之但云其八字爲四戊午則不可不辯公死於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不言其壽

元人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生於戊午僅四十有二耳不合一戊午乃靈帝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無戊午不合一古人始生止記年月日不及時卽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安有公生東漢間而傳其爲戊午時於千載下乎不合一

錢大昕金石文跋尾元至正十二年五月關王廟碑無撰書人姓名後題將仕郎汴梁路許州判官普顏立石普顏姓李氏陝西平涼人文稱王薨於

校回

章鄉今當陽縣玉泉山也今號大王塚每歲清明鄉人相率上塚如祭埽之禮宋荆門守臣王銖始建祭亭環垣樹松柏紹聖三年五月賜廟額曰顯烈東廟曰昭貺卽侯子平也俗呼爲二郎荆楚之人相傳顯烈六月二十二日生昭貺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者遠近輻輳焉案王之生日不見於傳紀碑所據者荆楚相傳之說今祀典遂以五月十三日爲王生辰矣文又云大元分樞密院知院總兵官南征至許昌南安營於至正十一年

持世

十一月十九日遣本院經歷文林郎和尚詣廟致

禱施財增修廟宇

輿案瞿中溶
曰碑在許州

王棠知新錄關公字長生改字雲長當時有范長
生亦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年一百三十歲豈關
壯繆先字長生後因同范而改耶 關公祖石磐

父道遠並公三世皆述春秋奇甚然無徵不可信

國朝張大本有墓銘言其事

關公生辰四戊

午張飛四癸亥攷之史年月日皆不能合按漢靈
帝光和元年爲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

初九日也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

次年己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

則是光和元年有戊午月無戊午日矣 關侯墓

有三一在四川成都府城南萬里橋乃昭烈招魂

葬衣冠處一在湖廣當陽縣城西北五里章鄉卽

遇害處孫權所葬一在河南洛陽縣城東南十五

里孫權送首於洛曹操所葬 僧智者傳云僧名

智顛陳光大中自天台歸渚宮望當陽見山上有

紫雲念彼當有勝地入山山林幽深可以卓錫卽

止焉夜半山空月明見一神人接武而前師問曰
長者爲誰少者爲誰答曰吾是漢前將軍關雲長
也此吾子三郎也曰何所爲來曰吾鎮荊州父子
忠義之氣死而不散憑依此山師曰道人欲於此
卜築以奉佛侯曰善哉願捨此作道場言訖不見
遂立侯祠此佛家以關公作迦藍之始 湧幢小
品云宋崇寧中蚩尤作祟解州鹽池水溢道士張
靜虛攝關侯之神治之池鹽如故而關侯見形於
禁廷於是加封拓祠按崇寧爲宋徽宗年號徽宗

好道封關公爲崇寧眞君此道家立趙溫關馬之
始 梵語云伽藍摩此云衆園園者生植之所佛
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故昔人謂寺爲
伽藍楊銜之有洛陽伽藍記皆紀寺也自玉泉點
化之說出以侯入伽藍可笑之甚又馬趙溫關馬
馬是馬伏波趙溫生於何時著何功德而與壯繆
爲四帥不知未有壯繆時馬趙溫止三帥何以作
上帝儀衛也壯繆以一人而釋氏入之伽藍道家
列之四帥壯繆將在釋家坐乎抑同三帥立乎或

坐或立議論紛紛可歎世人愚昧不覺也 宋洪邁漢壽亭侯辨荆門玉泉關廟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歸廟中又復州寶相院以建炎二年於土中得一印其環並背俱有文曰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又邵州守黃沃叔啟復買一鈕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地名不應去漢字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五年受印

亦不應在二十年云 程敏政云漢壽縣名在犍爲漢壽封邑亭侯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 來集之云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爲漢壽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非關所封必矣湖廣武陵縣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爲漢壽至晉仍之漢地理志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潘京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卽此乎名勝

志載荊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荊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卽曹操表封關處此爲近之 程敏政諡壯繆辨後主三年九月追諡關某爲壯繆侯三國志云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功德蓋世蔣琬費禕亦見諡至是關張馬超龐統黃忠趙雲皆得追諡時論以爲榮子按繆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宋岳飛諡武穆意與此同今乃以爲惡諡如諡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豈理也哉若果

爲惡諡則史不應云追諡之典時論以爲榮也

考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繆繆古文皆通 宋時江南諸郡無侯廟止吳郡子城有一闕廟而各郡立廟之盛則自破倭顯靈始 徐階云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爲徧天下惟社稷與孔子爲然按史侯葬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今千四百歲矣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孔子等何其盛也 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侯

爲忠惠公又封崇寧真君大觀二年加封爲武安王宣和五年加封爲義勇武安王 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爲壯繆義勇王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 元文宗天歷元年加封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 洪武元年復侯原封漢壽亭侯卓識定謨猶孔子之去王爵稱先師皆千古不朽之論 明世宗嘉靖十年復侯原封漢前將軍假節鉞 明神宗萬歷四十二年差太監李恩捧九旒珍珠冠龍袍玉帶金牌上書勅

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十有六字齋至正陽門關廟建醮三日頒知天下劉道開曰是時各刻黃紙一張余時十四得見其金文自封侯之外並封夫人爲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長子平爲竭忠王次子興爲顯忠王將軍周倉爲威靈忠勇公賜左丞相一員宋丞相陸秀夫右丞相一員宋將軍張世傑其道壇朗靈上將三界馘魔元帥以宋忠臣鄂王岳飛代其釋教伽藍崇寧護國真君以唐忠臣鄂公尉遲恭代優人搬演不

許仍扮關帝以恣褻瀆違者地方官治罪劉若愚
蕪史云神廟時掌道經廠太監林朝最有寵關侯
封帝號乃朝所請也 明熹宗天啟四年太常寺
少卿盧大中題請萬歷封天尊帝君神號出自特
封未經知會臣等故臣等無由奉行今廟貌儼然
帝像而稱謂尙屬侯封用是題請奉旨稱號著遵
皇祖 本朝順治九年題准三界伏魔神威遠鎮
天尊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順治十六年僧道
恣歸山 世祖章皇帝命巧匠以旃檀香雕關侯

勒馬聽風像被以金甲飾以珠寶三年始成賜恣
作山川之鎮

洪亮吉曰人有代謝神亦有代謝神代謝者若周
之杜主漢之城陽景王漢末蔣子文諸人是也惟
忠義之氣塞天地者則歷百世如一日焉神武與
唐之張許宋之岳忠武是矣而神武廟尤徧天下
已未歲余以罪戍伊犁出嘉峪關抵惠遠城東西
六千餘里所過鎮堡城戍人戶衆者多僅百家少
則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廟廟必祀神武廟兩

繫

土

叔

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注所
 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
 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或云近世山西人掘地
 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
 神武世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荊州日坐有一人
 云云遂定為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
 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
 鎮寧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上入及方志皆
 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神本謚

壯繆 本朝定謚神武余蒙 恩赦回過長流水
 值里人欲新神廟乞為記其壁如左云 論語非
 其鬼而祭之謂也夫謂豈特不可施于非其鬼即
 應祭之鬼敬之則可謂之則不可推之而事神之
 道何莫不然余親見吾鄉腐儒乞人代製文昌三
 代名諱以立木主者夫以孔孟之聖高曾祖諱尚
 不盡傳家語係王肅偽撰所云孔父生子木金等
語殊未可盡信即如史記世家所言孔防
叔生伯夏防叔伯况下于此者乎近世謂神之道
夏亦昔字非名也又別生一法必載籍窮而無可稽者即云掘地得

干

碑石云云周倉麥城之碑關索盤江之碣皆是也
近人有爲關侯祖考名氏記云戊午解州有常平
士于昌得碑于關侯故居之塔廟碑記侯之祖考
兩世諱字生卒甲子云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
和帝永平二年庚寅生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子
諱毅字道遠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
日生侯無論東漢尙無塔廟又既有諱有字矣而
復云石磐公則必其別號也豈有東漢人而已有
別號者乎至干支之舛錯更不足辯此必係明時

辯

村學究所爲故所取諱字皆不出四子書中所與
吾鄉腐儒製文昌以上三代名諱者又何以異夫
諂神者欲神之喜耳安有妄造神宗祖之名諱而
能博神之喜者乎且神之俎豆一世俎豆千秋原
不藉乎宗祖又豈藉宗祖之名諱方能震耀一世
乎諂人不已而至諂鬼諂鬼不足復至諂神吾見
今之無所不用其諂矣

陰騭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眞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

濟鄰朋斗稱須要

稱

似宜作稱



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鄰朋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湯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鰕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妬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

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翦礙道之荆榛除當塗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

得

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
得來者哉

沈大成曰周官之大祝辨六號其一曰神號則知
迎神而饗之其號不可不正也今士之祀文昌神
其號之曰梓潼曰司祿曰帝君非也夫大宗伯之
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文昌星名天神
也梓潼山名地示也史記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
昌宮文耀鉤曰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曰文
者精所聚昌者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

晉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又
考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武林太守星傳云
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
中六司祿則文昌之爲天神而不得以地示號之
明矣周官之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
穀數則受而藏之鄭鏐曰司命軒轅之角星司祿
文昌宮之星蓋司民者主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
主在穀登凶之神今則以爲司科名爵祿之神矣
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康成云謂

丘

於園丘所

冬至祭天於園邱所以祀天皇大帝穆清之表帝
祇有一凡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之帝坐猶天子之
內朝外朝行朝也是故四時迎氣兆五帝於四郊
後儒猶議之今乃以文昌之星而號之曰帝乎我
觀唐孫樵祭梓潼神文祇言其飛芒射天劈雲飄
雨之靈未嘗有科名爵祿之禱也特出於後世李
釋之所謂儒者勿道也然古者百事之舉必祀之
以神是故農祀靈星蠶祀天駟今以文昌而士祀
之宜號曰文昌之神則名正而祝順矣是神也先

枚寸

孫樵陸陽其

儒陸清獻公會辨之余復申之為書於冊以誌學

者云

勉並齋稿陰騭文詩序

裕謙曰周禮天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

師鄭注司中司命文昌五星四星孔疏案武林太
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
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鄭以經先云
司中後云司命故先五星後四星又考史記天官
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餘與星傳同又考星
經文昌六星形如筐在斗魁前而皆不言其義嘗

博

文義奧博賢智

據經釋之春秋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蓋中以定命而祿在其中矣將相祿之大者也先將後相威福之柄也威福命也命之根極在中致其中而後得以受祿於天故周禮先司中次司命不言祿不言將相則致中以至命貴在人事也然則士大夫崇祀文昌夫固有所受之陰騭文篇勸善遏惡天人之際深切著明其與六經表裏顧六經文義奧博賢智之士能

通之中人以下未能及也陰騭文意深而言淺所語皆日用行習之常婦人孺子皆得而曉之其教足以輔六經之所不及惟其中三教並舉守道者不能無疑要之毋疑乎爾吾聞釋氏以傳燈為教燈者所以照日月之所不及照者也堯舜周孔之道如日月之在天無得而踰然或時有所未宜志有所未逮道有所未亨譬如晦朔之夜幽谷暗室之中固當有以照之矣夫吉凶與善惡相應而有時相左苟無因果輪迴之說則龍逢比干伯夷顏

傳

申甫自嶽降傳

子之不得福盜跖之考終呂秦曹魏之有天下皆不可以理解雖流芳遺臭霄壤懸殊然蚩愚之倫黠悍之族刑禁不到之處恐身後之名未必足以相忌憚况乎元鳥生商履武毓周申甫自嶽降傳說爲列星經史所紀班班可述蘇子曰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則以上將次將貴相之星精每降生而爲士大夫身亦固其所歷代帝王之興天必生名世以佐之則一十七世之爲士大夫身亦固其所凡釋氏輪迴轉世之說雖未可以經據

而通以諸史百家之言則理之所無亦未必非事之所有也道德五千言深明禍福倚伏之理其修身立命則以無爲爲體以有爲爲用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其奧旨則尤長於兵兵者天之威也大抵天下事有不可以常理治者則必有非常之人出如黃帝遇蚩尤則元女授以戰法大禹遇洪水則委宛山神授以金簡之書武王遇飛廉惡來之兇則太公以陰符相之勾踐遭夫差之橫則范少伯以計然之術輔之漢

高當秦項之暴則留侯以黃石公之三略教之光武之時羣策奮於功名而桐江一老獨高以不事王侯之節而東漢之士氣以伸自曹丕攘漢歷晉本朝唐五代皆依樣葫蘆以迄於北宋頽波不可挽而陳希夷高臥華山以不挽挽之遂以圖書開濂洛道學之源又如蜀之諸葛武侯符秦之王子長唐之李衛公徐勣元之劉太保明之劉青田姚廣孝乃至理學如王陽明先生皆有異授以成其豐功偉績蓋二氏以神道設教初若無預人事而

畏

畏唐之李

至於數之所倚勢之所極勇者絀於力智者絀於謀則非是不足以濟所以修其教者天下有道則斂聲晦跡超然塵壒之外不以是非得失榮辱撓其心而緩急相需亦未嘗不為天下用故歷代名儒據理攻之而卒莫能搖有以也若夫不肖僧道為妖妄以惑人則儒冠儒服之中有君子亦未必絕無小人豈足為先王先師累哉昔吾夫子與老子同時世所傳問禮之說固未足信要亦未嘗攻之孟子力闢楊墨下及管子之性孟季子之義陳

仲子之廉宋經之利鄉原之忠信苟有害於道者
無不嚴爲之辨而未嘗一言及老氏良非偶有所
遺也夫三教各有宗旨不可假借故守道者各衛
其道如黑白之不容相混水火之不可相雜而在
天地之大則黑白不相廢水火不相無各有所以
用之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蓋三教各道其所道
原不必比而同之亦不必偏而廢之也然則三教
並舉又何疑焉余觀六經之教統歸於勸善遏惡
而其感人尤捷則莫盛於詩其所以節性而防情

者必原於天之明命在雅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昊天曰
明昊天曰旦在頌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之屬每一諷誦覺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威響之機
不爽毫髮讀二南國風雅頌知西周之所以興讀
變風變雅知二周之所以或盛或衰列國之所以
或興或滅皆確然福善禍淫之不誣子曰詩可以
興非獨美善刺惡之足以動人勸勉愧恥而已其

枚過

上言金

於天之明命實有以擬諸形容而耳為之提面為
 才命不啻鼓以雷霆奮以風雨則詩之教也後世
 詩人失其旨率以豔情風月為佳即不至大傷名
 教而窮工鬥巧技等雕蟲抑末矣又禁文昌化懺
 示恭照文昌帝
 君位列台垣光臨斗耀統三才而立極聿持文教
 之權衡垂至訓以砥愚允協天心之陰騭因相傳
 有一十七世為士大夫之言遂至神奇其說必欲
 穿鑿為工不知神明所寄臨在上而質在旁無敢
 褻越靈爽式憑愾如聞而僂如見豈可形求即以
 為宣王時人已出於後來擬議或以為梓潼縣籍
 亦並無真蹟流傳乃有江陵縣監生阮錫圭生員
 阮步瀛等刻成文昌懺註一書假託化身希圖欺
 世以寂滅虛無之教詭為清淨道場使聰明正直
 之神幻作閻羅變相豈非正道轉流為邪說而常

和陸陸

枚過

儒陸清獻公會辨之余復申之為書於冊以誌學
 者云

朱彝尊曝書亭集開化寺碑搏土以為神傳以彩
 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繫白馬于前曰文昌之
 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為宮刻桷
 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棲文章之神
 號為帝君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
 之祀非與曰何可非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
 六星為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柄

退其柄由是海內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文昌之名也書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為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於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漢律曰祠祇司命此祀文昌之見於傳記者也若今帝君之名特出於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君得以進退其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徒其像



君之神月

止周為張仲在

學宮與孔子並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於世必為王侯將相其可知者在周為張仲在晉為涼王呂光五代為蜀主孟昶予嘗怪其說以為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土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於世乃張仲者世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則於義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為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

於學官則舛也
過欲撼我孔

亦無事於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於理遂徙而祠之學官神之靈豈安於是哉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

鬼官之長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爲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卽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吳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

氏所謂花蕊

神自廟出十

廟梓潼嶺

昌星神號於

於高禰王居明

稷
稷

星所化也或曰孟昶既亡蜀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為對之二說皆非是按神諱惡子生於越嵩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既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

廟

蕊

三言金

贈萇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洪灌口號為三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昶象也攷仙即梓潼神世乃分而為二又以梓潼神為文昌星神號於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禰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鞞禮之禰下今世俗祀仙多於二月之朏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禰授弓矢之義高禰廢而仙之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

王

裕謙勉益齋稿陰隲文詩序周禮大宗伯以禋燎

正宜錄陰隲文

七

祀司中司命甞師雨師鄭注司中司命文昌五星
四星孔疏案武林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曰
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
曰司祿鄭以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故先五星後
四星又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
餘與星傳同又考星經文昌六星形如筐在斗魁
前而皆不言其義嘗據經釋之春秋傳云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蓋中以定命

一篇勸善遏惡

而祿在其中矣將相祿之大者也先將後相威福
之柄也威福命也命之根極在中致其中而後得
以受祿於天故周禮先司中次司命不言祿不言
將相則致中以至命貴在人事也然則士大夫崇
祀文昌夫固有所受之而陰騭文一篇勸善遏惡
天人之際深切著明其旨與六經表裏余觀六經
之教統歸於勸善遏惡而其感人尤捷則莫盛於
詩其所以節性而防情者必原於天之明命在雅
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神之

遏

又禁文
示共

夜

臨斗曜統三才
以反愚允協

其在旁無敢
形求即以

校

山訓金

格思不可度思昊天曰明昊天曰旦在頌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之屬每一諷誦覺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威嚮之機不爽毫髮

父禁文昌化懺示恭照文昌帝君位列台垣光臨斗曜統三才而立極聿持文教之權衡垂至訓以砥愚允協天心之陰隲因相傳有一十七世為士大夫之言遂至神奇其說必欲穿鑿為工不知神明所寄臨在上而質在旁無敢褻越靈爽式憑愾如聞而優如見豈可形求即以爲宜王時人已出於後來擬議或以爲梓潼縣籍亦並無真蹟流傳乃有江陵縣監生阮錫圭生員阮步瀛等刻成文昌懺註一書假託化身希圖欺世以寂滅虛無之教詭爲清淨道場使聰明正直之神幻作閻羅變相豈非正道轉流爲邪說而常

又統言

人之言遂至
奇詭在

經反近於異端耶以此祀神神必吐之是大無禮也以此勸世世共惑焉是交相誣也聖人本無求福之書故論語所言獲罪於天無所禱儒者當以修身爲本故大雅所誠相在爾室不可欺未聞有設壇相求以禮懺爲敬者是書所載妄誕不經除飭縣勒傳阮錫圭等到案按律究治并將書板起獲銷燬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闔屬士民人等知悉爾等見此書者務宜即時焚燬慎勿執迷此說爲消災降福之端更無許巧借其途爲惑眾斂錢之舉如有收藏化懺聚眾燒香伴修善事煽惑愚蒙者定即嚴拿重懲決不寬貸勿謂言之不預也

杭世駿魁星樓記古帝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上法天文握斗柄以候二十八舍之度太史公謂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北斗七星前四星爲魁後三星爲杓所謂魁枕參首是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杓第一星曰玉衡堯

陰陽文

九

校

時璿璣玉衡準此以制器後儒乃謂璿為珠以璿為璣以玉為衡失其義矣天樞又為三公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中宮之星莫尊于紫薇之垣三公輔弼天子上應天樞然則天神之最貴者莫有過於魁宿者也繁星萬一千五百二十雖名能推步者白首而不能悉數至於斗魁懸象燦設仰首而即見婦人孺子皆可指而名之然則天星之昭著明名者又莫過于魁宿者也其崇之為神何也張衡靈憲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魁之為神舊矣畫之旂常仿之城郭寓之象設凡青衿組帶之秀民走祝幣薦芹藻者不願望而徧天下所以一眾志而肅俎豆也其得祀於學宮何也天之六府文昌六星在魁前三曰貴相主理文緒魁之精氣爛朗足燭闇智振幽滯昭回雲漢與國家壽考作人之雅化上下合符亘塞天地功烈炳耀非僅建壇樹木即可以畢崇報之責者也吳省欽福祿壽三星祠記世之人歆于福祿壽三者謂皆有星主之繪之為瑞圖書之為吉語而祿

壽復統于福矯世抗俗之士起而非之謂星之名多出于緯書惟司祿為文昌第六星當孟冬獻穀數時秩祀毋廢若角亢之為壽星特以數所自起居列宿之長福星之名其黷尤甚然星之象見于天精氣既聚氣類斯感亦遂各有所主以佑民而垂象故秋分所享之南極老人星不必即爾雅之壽星宋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十神皆天之貴神而首列五福五福所臨無兵疫熙寧初司天言當癸丑甲寅為災厄之害然五福太一移入中宮可以消異為祥故十神中惟五福冠通天冠餘則皆冠道冠元大德中建五福太一神壇至順中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第漢武之太一以五帝配祀則直以昊天上帝當之唐之太一特九宮九神之又一宋以太一加五福之名是九宮皆得稱太一而五福太一似祿與壽舉以統之故精氣斯在為民祈請抑亦亡於禮者之禮焉

存

爽按韓怡注竹書紀年以文昌帝君為周文王蓋
因文王名昌諡曰文遂傳會其說而忘其為顛倒
湊合之迹矣

黃承吉曰陰陽之字出於洪範文昌之星即是司
中周禮以燹燎首祀乃祀夫民受天地以生之中
中者於天為太極於聖人為皇極萬物非太極不
生萬事非皇極不治洪範以天之精蘊界人無以
明之明之曰陰陽故曰惟天陰陽下民其主於文
昌星者九疇八卦仁義禮樂皆天地之文一一皆
由中極而出是之謂文文明則光昌鳳主文章故
集鳴謂之歸昌惟中乃昌其在人極則如云使羞
其行而邦其昌即虞廷之昌言亦此昌也天地聖
人非生生無以為德是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司
中連屬司命生主之易統乎萬物萬物非中不生
是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文昌即是司中萬物

非曲不成是謂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文昌一曰文
曲曲為蠶薄即是蠶筐蠶吐文章以衣被萬物故
文昌謂之戴匡天以此中界民曰陰陽而文昌即
是司乎此中故文昌專主陰陽陰陽以帝君主之
即中極以帝君主之故曰惟皇作極曰于帝其訓
曰王道王路天之陰陽非皇極不能體非帝訓不
能明文昌繫屬之帝君即洪範所以主陰陽之皇
之帝之王也斗運帝車文昌輔弼是謂天帝運期
而會昌文者精所聚昌以揚天紀其職如是則陰
陽文乃猶是于帝其訓之陰陽下民者矣其文者
乃文昌之職也文昌為斗魁故相傳為魁星文昌
輔北辰而非即北辰所以首二三星明之曰將日
相故即今世俗猶以文昌為天樞之宰相宰以輔
帝故即主帝若夫帝君為文昌之徽號乃神道後
起之跡如是實則以精義鑄為文昌帝君陰陽文
七字字字鉤深聯貫一一皆根乎天道本乎聖經
立乎中極其體則即洪範之正直偏陂其用則即
大易之吉凶悔吝惟天有此星故庶民惟星惟星

校過

從風雨故標燎祀司中司命合兼觀雨惟此星陰
騰庶民故以文訓導庶民然則陰騰文者乃消息
體認乎洪範而成者也義至深而辭故顯主
於斯民共牖非可外視為別教所傳之書
梁章鉅退庵隨筆今海內皆知尊奉文昌文人學
士尤親敬之吾鄉家塾中無不奉香火者而問以
神之源流則多味昧不可不分別言之今道流所
傳文昌化書以梓潼神當文昌帝君謂為周張仲
之後身所謂十七世為士大夫身者謬也明史禮
志禮部尚書周洪模等議云梓潼顯靈於蜀廟食
其地為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京師舊廟歲以二
月三日生辰遣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
俱宜拆毀議上未行按梓潼神諱惡子生于越雋
姚萇至蜀憇梓潼嶺神語萇曰秦人物無主康濟
其在君乎宜亟還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既稱
帝長安遂立廟梓潼嶺上李義山詩亦載神以鐵
如意贈萇事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白霧中彷彿
見列仗狀僖宗脫佩劔賜之王繹蕭遇咸賦詩刊

趙師北獨闢之致
子海雪以此象記

張

北丸

秋致祭
張仙為
後蜀孟
因賦詩

陸放翁答字文使君問
災者輒以鐵丸擊散之
三五百年續通攷云
三百千張無新色

石故蜀人至今俎豆不絕若今所崇祀之文昌則
星象也古祠屬之天神祠廟徧天下而列在祀典
則自我朝嘉慶六年始是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京城地安門外舊有明成化年間所建文昌
帝君廟宇久經傾圮碑記尚存特命敬謹重修現
已落成規模聿煥朕本日虔申展謁行九叩禮敬
思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國佑民崇正教關邪說
靈跡最著海內崇奉與關聖帝君相同允宜列入
祀典用光文治著禮部太常寺將每歲春秋致祭
之典及一切儀文仿照關帝廟定制欽此
後蜀孟
未謝子海雪以此像見贈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二子者因賦詩
以謝云道人念我書無傳畫軸捲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
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鳴和鳴上下相聯翩按蘇老泉集謂張
仙名遠雷眉山人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翁答字文使君問
張仙事自注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災者輒以鐵丸擊散之
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鐵彈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續通攷云
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二百千張無新色
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當寶用之後老人再來遂授以度世法
姚文田曰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五曰
司中是文昌列古祀典乃天神也後世奉梓潼帝

君此但如月令之以人帝配天神則可耳不當失其本原又晉書天文志北斗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開元占經北斗第四星曰文曲今士人祀之取此故其像猶肖魁字其色綠者九宮術以文曲為四綠也改作

明徐應秋談薈今世所奉文昌像為梓潼帝君其神即張惡子也按文昌化書神姓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絃張網羅因以為姓初為山陰張氏子有孝行傳法水醫藥救人事周公以壽終復授胎于諫臣張無思妻黃氏為遺腹子詩所謂張仲孝友幽王初以諫賜酖死魂遊於雪山為神治蜀

梓潼

風雷揚海水
龍為印池受

印

五丁拔蛇而厭死蛇即神所化也尋為漢趙王如意為呂氏所殺魂散蕩無所歸孝宣世至印池其令曰呂牟即呂氏後身母戚夫人亦生於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割臂出血瀝野石曰中祝曰倘生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而托生為蛇金色逾年頂生角腹生足呂氏有馬呂產之後身也拘而啖之令繫張翁夫婦于獄乃吸雲霧化風雷揚海水灌城邑周四十里皆陷以所殺多譴為印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遇釋迦文佛歸誠脫罪復生于趙

國張禹名勲為清河令卒復生於世為孝仲西晉
 末復生於越嶠終時夢治水府尋為吏所請跨白
 驢而去到一山下有古湫入石穴悟七十三化其
 說甚誕世所傳張仙張弓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為
 即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擊
 衣紗帽與張仙不類按陸文裕金臺紀聞乃蜀王
 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萼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
 攜此圖遂懸于壁且祀之太祖見而致詰夫人答
 曰此蜀中張仙祀之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然
 孟昶太祖時曾屢入朝無緣不相識貌及考地志
 邛州有挾仙樓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
 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疑世傳張仙挾彈或本
 此耳又按王長公勘書圖跋宋初降王中獨孟昶
 有天人相見于花萼夫人所供其童子為元詰武
 士為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

校

故目為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訛而為梓潼再
 訛而為太宗皆可笑也

王棠知新錄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
 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文昌不
 獨文人當祀武人亦當祀也後人以梓潼之神姓
 張名亞字霧夫亦名文昌帝君亦言文亦言武然
 取義不本於文昌星所謂文者因化書中有天帝
 命張掌天曹桂籍桂籍者月中攀桂為得第之象
 非因文昌取義也所謂武者張戰没人為立廟又
 唐元僖二宗入蜀梓潼之神擁護宋時復顯靈異

於是武人爭祀亦非因文昌宮內有上將次將之
 星而取義也然則何以謂之文昌也曰梓潼之神
 九十七化其功蹟自周至宋皆見於扶鸞所書乩
 詩皆七言律按乩與稽通古作乩宋祁言蘇頌頌
 云有乩虞氏初不識乩字後得楊備
古尚書釋文乃知稽古作乩開元以稽易古文便
 將乩易稽矣方氏通雅曰乩當是叶說文引洪範
 七叶疑稗海註乩必定反是又以乩為叶矣筆談
 載通典西戎用芊卜謂跋蕉卜師曰斷乩是以草
 卜而稽疑也是乩者即稽
 意也非如今之所謂乩也其封爵並誥語有文昌
 等字其序則曰淳熙其續序則曰紹熙乃李姓所
 作亦天曹中人亦皆乩語事似不根語亦有不可

盡信者然錄善懲惡足以勸化愚頑而為仙為佛
 為文昌等語皆可存而不論也 梓潼帝君蜀劍

州人姓張諱亞又諱善勲一名亞子字霧夫仕晉戰歿

為神人為立廟唐元僖二宗入蜀神為擁護宋後

復顯靈異其墓在隆慶府有梓潼水來朝宋淳熙

時人扶鸞帝君下降自書九十七化帝君自為之

序其續序乃與帝君同聯天府之李姓者所作乃

紹熙間降乩語帝君詩一化一首凡七律九十七

首皆述自周至宋時事其事邈茫其理難測至於

十四化復為高祖
去黑

六十三化之前躬為七曲張王又歷世皆以忠盡命血食於蜀又言遇老子授丹自後五通俱足又云老子言西方之教法將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之云夫以梓潼為文明之主自以儒道設教乃或言仙或言佛何哉二十化之間陰德已多上帝賜為君山主宰治洞庭何以二十一化之中一動測忍之心又墮凡胎也三十化上帝以為雷山大仙三十一化為蜀北門山主又屢世陰德不宜六十四化復為高祖之子如意母子罹禍此皆不可

解者七十二化掌桂籍八十一化護衛唐僖宗入蜀封為濟順王八十三化證佛果號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迦梵証如來何以八十八化又為張浚也張浚富平之敗豈為菩薩為如來者不能先知之乎八十九化帝君奉玉音加秩有曰文昌者教化之本原又曰惟文昌司祿主職貢舉真君張某九十餘化之行藏編諸冊書又曰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特加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界禍福事九十化則云予自興國之後

遊神扶鸞宏顯籙法乃降清河內傳併委劉安勝
與其子當程允洽及其兄兼善計府何敬信衛丹
李茂等設壇於誠應樓發揚七十三化之本始九
十二化言開誘埋葬時上天開化十九年下世大
宋中元甲子紹興六年三清至尊在玉清聖境大
會九天十極考校功過帝君自龍漢初劫化九光
之始育元黃之秀神一挺生已三千餘化迄周乃
以火德降生於清河九十餘世盡孝盡忠積功累
行進封帝號其宮在紫微文昌宮榮攷官位天上

與人相同亦異事乃天上亦有年號如開化十九
年更異豈天位亦有相傳耶不然何以云十九也
誥辭有文昌等字又所居之宮在紫微垣文昌宮
故世亦謂之文昌帝君也其化書宋末時始因乩
語流傳是以疑信互半至於誥語言上相言大師
言都督府言真人言真君言先生言慈尊言天帝
言教主言菩薩言如來叢雜之甚不審後世恬然
不以爲異相與尊之奉之又崇而篤信之然其所
傳感應篇陰騭文戒士子文惜字紙文皆有關於

世教宜其為人尊奉不替也世人皆言張仙能令人得子嗣按張仙即

梓潼帝文昌九十七化中亦言其事蜀北郭張生本張宿婁胎產於張氏在蜀持彈古男子生懸弧

矢又祀高禱禮於所御者帶以弓韉弓孩也皆授以弓矢眉山蘇氏以玉環易彈因生軾轍後世求

子者爭禱而祀之樂園書影云四川中州北崇真彈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此其故居張遠霄往來於此每挾也世傳張仙乃遠霄也皆屬無根之語之此其故居也世傳張

校過

仙乃遠霄也棠謂皆屬無根之語存而不論可也

錢大昕養新錄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

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

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椒漿迎神白

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王鐸謁梓潼張

玄黑

惡子廟詩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夕夜

雨龍拋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劔門喜氣隨雷

動玉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

賴陰兵判度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

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劔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

斬馬威稜應埽蕩截蛟鋒及俟昇平鄼侯為國親

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僖宗解劔贈神故二公

賦詩 吳自牧夢梁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

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

惡子廟詩盛唐聖主

平千

世教宜其為人尊奉不替也

世人皆言張仙能令人得子嗣按張仙即

梓潼帝文昌九十七化中亦言其事蜀北郭張生本張宿婁胎產於張氏在蜀持彈古男子生懸弧矢又祀高禱禮於所御者帶以弓韉弓球也皆授以弓矢眉山蘇氏以玉環易彈因生軾轍後世求子者爭禱而祀之櫟園書影云四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有挾仙樓昔有仙人張遠霄往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此其故居也世傳張仙乃遠霄也棠謂皆屬無根之語存而不論可也

錢大昕養新錄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

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

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椒漿迎神白

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王鐸謁梓潼張

玄黑

惡子廟詩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夕夜

雨龍拋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劔門喜氣隨雷

動玉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

賴陰兵判度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

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劔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

斬馬威稜應埽蕩截蛟鋒双俟昇平鄼侯為國親

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僖宗解劔贈神故二公

賦詩 吳自牧夢梁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

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

惡子廟詩盛唐聖主

平 千

散之此其故居
皆屬無根之語
皆屬無根之語

悉禱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孝德仁聖王是南宋
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眞君
祠記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級是南宋之
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
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之宮徵文
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
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徧郡邑
皇元延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
具在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

鋪考

魁
鋪

實主之 學校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按新定續志
學既勤樸斲今侯錢可則始丹堊其上以奉魁星
郡人方逢辰書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顧氏日知
錄謂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而改奎爲魁又
謂魁非佳語皆非也北斗以魁爲首故有九魁之
稱而凡物之首人之帥皆以魁名之斗魁戴筐六
星曰文昌魁能古台字魁能即魁台也杜子美詩
賦冠倫魁能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爲宰相
君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爲宰相
之門也魁士名人之語見于呂氏春秋而史記云
狀貌魁梧奇偉皆非不美之詞宋人稱狀元爲廷
魁魁刻上舍第一人爲上舍魁觀戲由來已
久無可置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
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爲魯
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魁
星雖非古禮證之新定志則爲斗魁非奎宿明矣
奎爲西方之宿而願以爲北方元武之宿亦誤

周作駢文于門駢
駢大晋用唐事
實桂先香

顏案文昌是星固宜雲漢昭回豈有語言文字卽
使是人無論爲周之張仲晉之張惡子宋之張浚
何以有姓皆張若謂文出生前斷無張仲周人竟
能駢體惠子在蜀五桂忽香况救蟻更難前知在
張浚雖可引用然而筆籙並非古有乚壇亦倩人
扶姑取其意主勸懲猶夫古文尙書明知其僞而
終列于經耳文發端于十七世爲士大夫蓋自其
高曾祖父以至及身十七世猶言十七代皆書香
人家耳應就一家積累而言非指一身輪迴之事

亦如彭箋族大八百已歷數傳桃源地偏秦人必

其始祖

宋程大昌演繁露史記楚世家帝嚳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三曰彭祖彭祖氏商之時嘗爲侯伯商之末世滅彭祖氏子以年數記之若吳回自帝嚳

何以有姓皆張若謂文出生前斷無周作駢文于

門駢大晋用唐事實桂先香况救蟻更在宋時卽

張浚雖可傳會然而筆籙並非古有乚壇亦倩人

子孫然則當云吾家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則語

意自明訛傳何有哉至道藏無非贗鼎

元始天尊說梓潼帝

君應驗經又本願經清河內傳化書

坊本更是重儻

蕉窗十則戒淫文天戒錄曉世

周作駢文于門
張浚雖可引用然
而筆錄並非古有
此壇亦倩人
書賈桂先香

顛案文昌是星固宜雲漢昭回豈有語言文字卽
使是人無論爲周之張仲晉之張惡子宋之張浚
何以有姓皆張若謂文出生前斷無張仲周人竟
能駢體惠子在蜀五桂忽香况救蟻更難前知在
張浚雖可引用然而筆錄並非古有此壇亦倩人
扶姑取其意主勸懲猶夫古文尙書明知其僞而
終列于經耳文發端于十七世爲士大夫蓋自其
高曾祖父以至及身十七世猶言十七代皆書香
人家耳應就一家積累而言非指一身輪迴之事

斷無周作駢文于
救蟻更在宋時卽
古有此壇亦倩人

出日
是汪
便日

亦如彭箋族大八百已歷數傳桃源地偏秦人必
其始祖宋程大昌演繁露史記楚世家帝嚳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三曰彭祖彭祖氏商之時嘗爲侯伯商之末世滅彭祖氏子以年數記之若吳回自帝嚳時已生彭祖至商末之世而彭祖猶在則彭祖之壽不啻八百年矣然子詳其文旣曰彭祖氏則不專指彭祖一身并其子孫皆包舉矣或其族壽數皆長不止一人也此如誤讀桃源記謂漁父所見者猶是初來避秦之人也王介父詩曰種桃食實枝爲薪世上紛紛經幾秦則食實薪桃者避秦之子孫也然則當云吾家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則語

意自明訛傳何有哉至道藏無非贗鼎元始天尊說梓潼帝君應驗經又本願坊本更是重儻
經清河內傳化書蕉窗十則戒淫文天戒錄曉世

校過

文惜字律惜字寶訓戒撰淫詞小說文戒士子文
孝經勸孝文救劫寶章感應篇贊序功過格序重
申陰騭文 見知見仁願從其朔

單學傳感應篇試律序今天下文昌之祀盛矣然

不知奉感應篇乃是奉文昌何則人知感應篇最

重司命或未知三台北斗之言尤為全文統領也

蓋司命有二司過即祭法七祀之司命鄭康成注或證於

楚辭為少司命皇侃禮疏槩謂文昌第四星未暇

詳分祀之貴賤實則文昌第四星即大司命故周

禮祀之以大宗伯史遷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

第四星即大司命故周

為文昌宮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

六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

名曰三能同據此則司命即文昌而三台近相統

附若周禮鄭註則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

宮星賈疏引星傳云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

祿又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三台與

文昌俱有司中司命不得分言據此則司命即三

台三台即文昌無可游移惠註最確然則潛夫論

所云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獨

故

游移惠註最確

大神之祀始
化文昌司祿宏
據之明方密

其說汪師
呂光之說致
之星李調元

至既封文昌
神記亦詳辨之
其神記亦詳辨之

非總括感應篇以示誠乎至元代以梓潼張神屬
之下台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亦自有
說考真誥北斗神君有二是有副也三台貴神非
概可奉祀即人鬼以副天神其祀乃可廣而不為
僭越實則奉張神即奉下台猶少司命之于上台
也張文昌神今與關神並極尊矣歷考往籍知張
仲係因姓附會實晉代越雋人諱亞子因報母
仇殺人避地仕蜀苻堅陷梓潼戰沒人為立廟及
姚萇伐蜀遇神于梓潼嶺授萇鐵如意使回秦故
萇遂僭號特崇張相公祠唐宋俱以顯靈疊膺封
錫有孝德忠仁王等號元以道流司天神之祀始
用以副下台之司而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
仁帝君其化書又出于後陰隲文根據之明方密

宏

之通雅始引化書朱彝尊開化寺碑疑其說汪師
韓韓門綴學續編據史以駁在晉為呂光之說致
為確鑿至既封文昌俗遂混為天上之星李調元
新搜神記亦詳辨之然克孝克忠死為神而又代
著靈異如崔鴻十六國春秋外唐孫可之文李商
隱詩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宋祝穆方輿覽勝元
馬貴與文獻通考明一統志等書皆載之固不待
附會而可王可帝者葉石林巖下放言載蜀二舉
人宿張神廟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極靈異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亦載之此事係科目兼因封
號文昌為祀於學校所由也而夫命以氣言主長
神之事業則一孝實為始基矣

辨致

短中以理言主邪正祿以食言主豐嗇又况曰將
曰相同在一官求科名者知經史家言實有可據
則知奉感應篇以奉文昌即祈壽祈祿皆得宗主

校過

故因考證本篇而並著之

陸耀曰文昌之祀儒者不取而爲之說者其別有二一謂文昌天神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屈原九歌又有少司命大司命者是也一謂文昌人鬼也在周爲張仲在漢爲張良在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姚秦之世又爲越嶲人張惡子立廟梓潼嶺唐明皇西狩追

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宋咸平改封英顯者是也二說皆出於道士家元世袁清容桷始載於符臺集文昌之祠遂徧天下尊之曰帝君甚而闡入學宮焉士稍讀書明理皆灼然知其非禮往往因爲碑記之文而昌言排之至朱檢討竹垞且爲諧辭以寓譏竊謂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於文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近人文因文昌

之社而有惜字之會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媚神以求富貴則其所宜深惜又有在字外者毘陵相國劉文定公言掉弄楮墨詐欺官師纂輯淫詞狎侮經傳是敗壞文字之大原雖緋襲弄藏其戾滋甚故吾謂祀文昌不若惜字紙惜字紙不若慎筆墨使文昌為天神耶大夫以下不敢妄干為人鬼耶非其子孫理不歆享其祀之而不效也固宜抑求名干進之徒毋乃實有所闕不能自慎于文字之間而非鬼神之不靈與余足跡所至往往

有以文昌惜字之說屬為序記者既已槩謝弗應而復著此文以為將來塞請之地明理君子其必有以鑒之

夔案錢辛眉宮詹尚有饒陽文昌閣記不甚考證實事故未錄入惟載其養新錄數條已見前

宋王達蠡海集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梁章鉅歸田瑣記朱文正公自以前身為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乩者謂公係文昌

魁

官

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 加封號行九拜禮

顧炎武日知錄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

奎為文章之府錢氏曰天官書奎為封豕為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

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為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然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為一邑偉觀其

上以奉魁星則是南宋時已有之矣故立廟祀之

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

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為北方元武七宿

之一錢氏曰奎西方七宿之一非北方也魁為北斗之第一星所主

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

于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

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為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

其魁宿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

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末為杓淮南子注斗第一星

至第四為魁第五星至第七為杓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說文魁羹

斗也趙宦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其

見於經者書允征之殲厥渠魁記曲禮之不為魁

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

疑大所

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

俊之目

呂氏春秋有魁士名人此用魁字之始國語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韋昭解

小阜曰魁列子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史記趙世家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鮑宣傳

白首者艾魁壘之士揚雄傳甘泉賦冠倫魁能陸

機感丘賦羅魁封之壘壘又文選潘岳笙賦統大

魁以為笙李周翰曰大魁謂匏中也又儀禮士冠禮素積白履以魁村之注魁蜃蛤

近時

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者

絕少左傳有鄆魁壘盧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

燕將張魁

袁枚隨園隨筆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

魁

治時有拆毀之令未及施行按孝經援神契云文

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此不通浮稱之詞並非實

指星象史記云斗魁戴筐六星文昌宮是則兼上

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祠諸星而合成一宮其

義取諸宮室非主文學也故漢之尚書省比之文

昌天府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唐人或以命名如段

成式張籍俱號文昌宋人以之名書龐元英在尚

書省記所見聞號文昌雜錄道家不知二字之解

妄以文為文章昌為昌盛又不知司命不過六星

山詩錄
之一而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又附會以爲卽詩
之張仲孝友再轉爲梓潼神張惡子李義山張惡
子廟詩有如意贈姚萇之句蓋本成都志也志稱
張惡子生於越嶲見靈于姚萇萇爲立廟唐僖宗
入蜀神于霧中迎謁僖宗脫佩劍贈之王鐸蕭遘
有詩刊石王氏見聞記謂文昌生於晉時張氏跨
驢棲蜀之梓潼又化蛇裂石以壓五丁玉臯州委
宛餘編云文昌黃帝之子名軍始造弦再攝醫官
服事周官投胎于張無忌家生仲爲幽王所醜化

爲趙王如意作蛇報讐啖呂產之後身沈其一縣
今所謂陷河是也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爲
南斗遂以魁與文昌並祀不知北斗七星一至四
爲魁五至七爲杓有魁有杓是魁非一星之名說
文魁羹斗也原涉傳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
杓之本也甘氏星經所謂八魁七星者在北落東
南乃主獸之官與文學無與也日知錄辨魁乃奎
之訛則史記天文志奎曰封豕爲溝瀆一曰天豕
主武庫尤于文學無與矣所以訛者林靈素以東

坡爲奎宿路史云蒼頡觀奎星圖曲之形而造字
大槩奎星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王士正池北偶談張獻忠亂蜀日城市祠廟焚燬
無遺唯於梓潼縣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遇
張桓侯廟亦不敢燬

姚瑩康輶紀行世傳蜀中文昌二十四化皆作教
化之化解楊升庵謂奉道之室曰化又曰治治字
音雉猶今之曰宮曰觀耳其說出六朝詩話云錢
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

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
五方還故名客兒注治音雉奉道之家靖室也按
六朝詩話以道家靖室爲治蓋本道書陶宏景寇
謙之等所撰集也道書正一經曰張道陵學道於
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災疾競起感太上老
君降授正一盟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
民受其福又按太平寰宇記平都山漢陰長生白
日昇天卽此張道陵二十四化之一也據此言之
蓋所云治如今郡縣治之治理事之所也道陵治

鬼置二十四治蓋其治鬼之處有二十四所或又以治作化爲二十四化言化導人鬼亦治之義耳文昌二十四化豈因道陵而附會之歟後又轉爲變化之化矣王蜀時李昇善畫有二十四化山圖則謂張惡子非道陵也是時蜀中已盛祀張惡子矣又今人多以靖室作淨室亦非靖猶治也

閱

7

卷